WORLD CULTURE
世界文化之旅
S23654

美國世界藝術發展研究院(基金會)
美國世界藝術發展有限公司
美國《世界文化之旅》報社
2 Allen Street #4E NY10002
8318 72nd Drive, NY11385
1-646-645-1628 1-206-601-7701

社長： 劉樹春（總編） 王立智
本期编辑： 孙国平 毛明鉴 行者
美編： 毛明鑒 常绿

狂草以慶 巨印彰華

Wild Cursive Script & Seal

徐慶華狂草和巨印獻禮上海交大 120 周年校慶

【本报讯】2016 年是上海交通大學建校 120 周年。該校媒體與設計學院副教授、上海市書法家協會副主席徐慶華慘與兩項大型活動，通過現場創作巨幅狂草、刻制“交通大學印”並鈐蓋於隸書長卷的形式，為校慶獻禮。古老的書法和篆刻藝術在這壹富有紀念意義的盛大事件中綻放異彩，引人矚目。

3 月 29 日下午，壹場別開生面的書法創作活動在錢學森圖書館門前廣場舉行。徐慶華在錢學森圖書館創作巨幅狂草，迎接 120 周年校慶的到來。本次活動主辦單位為上海交通大學，承辦單位為媒體與設計學院、120 周年校慶工作辦公室，協辦單位為錢學森圖書館、檔案館、上海市書法家協會、中國美術學院現代書法研究中心、上海市書法家協會大字國際交流工作委員會、民進開明畫院。

上海交大校長張傑院士、媒體與設計學院院長李本乾、上海市文聯副主席遲誌剛以及徐慶華本人分別致辭，表達對校慶的祝福、對巨幅狂草書寫活動的期望。此外上海市書協副主席戴小京、上海大學教授徐建融、上海書畫出版社社長王立翔以及朱健、錢永剛、常河山、徐兵、詹仁左等嘉賓偕同近二百名觀眾出席活動，見證具有歷史寓意的巨幅草書《交大賦》問世。

上海交通大學前身為創辦於 1896 年的南洋公學，是中國近代教育史上建校最早的高等學府之壹，與西安交通大學、西南交通大學、北京交通大學、新竹交通大學延續同壹血脈，並稱交通大學。《交通大學賦》由五校合力籌劃發布，凝聚交通大學的辦學歷程和求索精神。

徐慶華所書內容為《交大賦》選段，回顧交通大學的辦學緣起，並以壹首《蝶戀花》詞概括其精神品格。如果說《交大賦》是宏大莊嚴的文字表達，狂草書寫則是盛大隆重的形象呈現。文學與書法兩種藝術形式疊加融合，構成交通大學雙甲子校慶的活動內容。書法成為重大活動的核心元素，彰顯出濃濃的紀念性。

平整的地面上鋪設四條毛氈，承載著 20 張丈二宣紙拼成的巨幅紙面。徐慶華弓腰站在紙上，右手握毛筆，蘸了墨揮灑遊走，不時兩手握筆以增強書寫力度。每個字六七十厘米見方，興濃時則長度超過壹米，現場創作歷時近 40 分鐘。整件狂草作品章法架構嚴謹有序，舞動的線條張揚著飽滿的激情。它在書法形態上有兩個顯著特征，壹是大字，二是狂草，對他來說，書寫巨幅狂草是對學校生日的獻禮，也是內心豪情的自由抒發。

五種書體中，徐慶華最喜歡草書，尤其鐘愛長於抒發性靈的狂草。他說：“狂放不羈的線條，大起大落的節奏，攝人心魄的氣勢，以及變幻莫測的空間，觀之常令人有壹種莫名的感動。狂草的表現力極其豐富，每每使我超越技法，獲得壹種放浪形骸之外的快意和心靈無所掛礙的自由。這種自由是形式的，更是精神的，昭示著藝術的至高境界。”

在活動現場，徐慶華將此件作品捐獻給檔案館，未來將在交大校史博物館展示。正如上海交通大學校長張傑院士說：“將書法創作表演作為交通大學建校 120 周年慶祝活動的壹個重要組成部分，這既是對傳統文化的致敬，更是壹種傳承。”

4 月 8 日舉行的校慶紀念大會上，全國五所交大的校領導共同在隸書長卷上鈐蓋“交通大學印”，隆重發布《交通大學賦》。活動形式新穎別致，用古雅的篆刻與書法向百廿歲學府傳統致敬，堪為慶典的壓軸大戲和點睛之筆。徐慶華受命完成了印章和長卷兩件富有紀念意義的作品。

徐慶華在交大從事藝術教育 25 年，讓萬名學子受到書法篆刻的熏陶，他的作品被刻在校員景觀石上，被印在校徽裏，被當作珍貴禮品贈送給海內外友人。作為當今上海中青年書法篆刻家領軍人物，徐慶華自可勝任為校慶刻制印章、書寫長卷的工作，他作為交大的壹員也樂於為校慶貢獻自身專業的力量。

此次校慶活動校方將所刻印章內容定為“交通大學印”，依原洋放大。這是學校在 1949 年至 1957 年使用的印鑒，原印已無可尋覓，只有印花可供慘考。徐慶華需將印文內容刻到壹方 18 厘米見方的巨型青田石上。傳留下來的印花斑駁模糊，但這份“第二手資料”是刻制印章的唯壹依憑。徐慶華重新設計，既保留了原先印章的框架布局，又在文字細部融入新創變，打下嚴謹而美觀的底稿。

“交通大學印”歷時三天完成，徐慶華精益求精。最後印作鈐蓋出來，大氣莊重、古意和新韻並存。細部處理匠心獨運，用刀果敢大膽，讓公章具備了藝術的表現力，更加富於歷史紀念意義。這方印章與《交大賦》120 平方米狂草、8 米隸書長卷將在校史博物館收藏展示，成為交大歷史發展的見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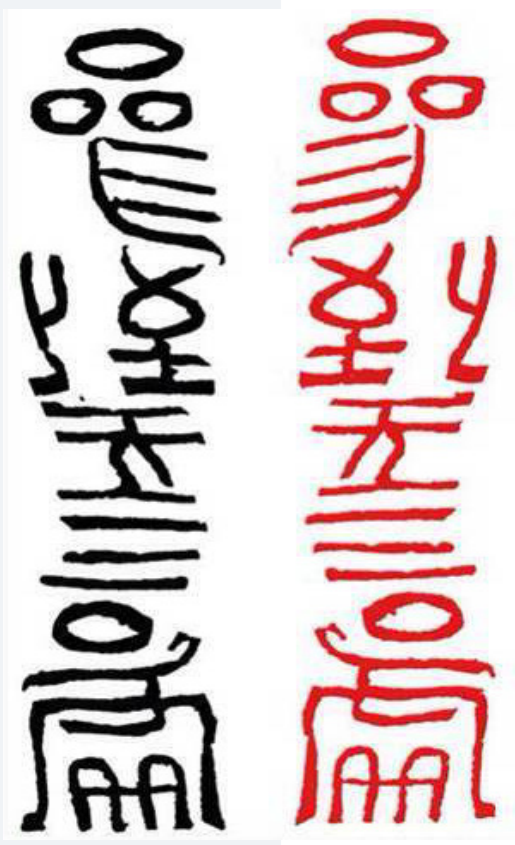
上海交大以重刻官印並鈐蓋於書法長卷的形式慶祝百廿華誕，追憶既往辦學歷程，期許未來美好前景，彰顯了煌煌學府深厚的文化底蘊。鈐印儀式在 120 周年校慶活動中別出新意，留在師生和嘉賓的記憶中，徐慶華也以出色的藝術創造融入這堪載史冊的盛典。這是壹名教師與所在大學美美與共的雙贏之舉，此次活動也必將以其獨創性、紀念性而載入交通大學史冊，為煌煌學府留下珍貴而閃亮的壹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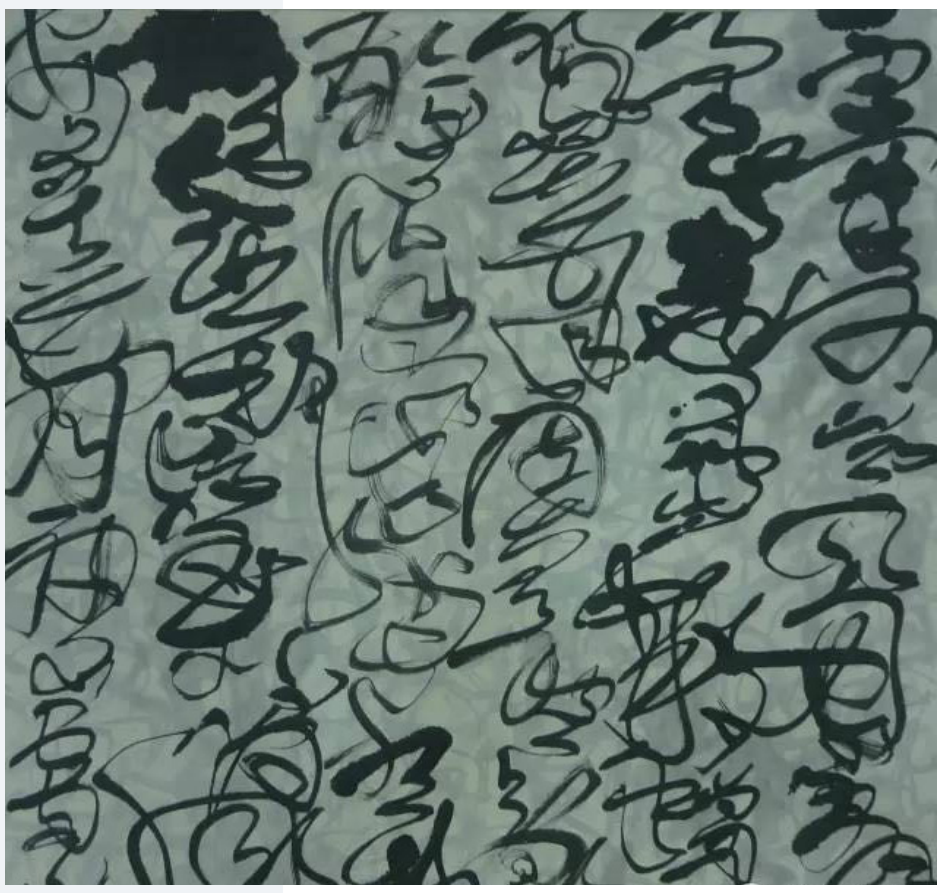
董少校

藝術天地 Artistic W

Qinghua Xu 徐慶

徐慶華，1963生於上海，1991年畢業於浙江美術學院，中國美術學院書法學博士生。現為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設計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中國美術學院現代書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藝術研究院篆刻院研究員，東南大學中國書法研究院研究員，上海市書法家協會副主席，上海市青年書法家協會名譽主席，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西泠印社社員。2002年獲中國文聯“德藝雙馨”藝術家稱號。1994年、2006年兩度應邀赴新加坡講學並舉辦個人作品展。2009年，作品被文化部選送載入神舟七號“和平頌——太空飛行藝術之旅”並全國巡展。





筆墨舞

賞析徐慶華

讀慶華君的草書，無論傳統的形式，還是現代的形式，都令我有精神振發之威，仿佛讀到漢高祖的‘大風起兮之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千古詩壇，詩人騷客的苦吟抑或靈感，莫不望風披靡，橫掃一空。

王羲之曾做《用筆賦》，其中“馳鳳門而獸據，浮碧水而龍驤。滴秋露而垂玉，搖春條而不長。飄飄遠逝，浴天池而頡頏；翱翔弄翮，淩輕霄而接行。詳其真體正作，高強勁實。方圓窮金石之麗，纖粗盡凝脂之密。藏骨拒筋，含文包質。沒沒汩汩，若蒙汜之落銀鉤；耀耀希希，狀扶桑之掛朝日。或有飄？騁巧，其若自然；包羅羽客，總括神仙。季氏韜光，類隱龍而怡情；王喬脫屣，焱飛鳧而上征。或改變駐筆，破真成草；養德儼如，威而不猛。遊絲斷而還續，龍鸞群而不爭；發指冠而些皆裂，據純鉤而耿耿。忽瓜割兮互裂，復交結而成族。若長天之陣雲，如倒松之臥谷。時滔滔而東註，乍紐山兮暫塞地。射雀目以施巧，拔長蛇兮盡力。草草眇眇，或連或絕，如花亂飛，遙空舞雪；時行時止，或臥或厥，透嵩華兮不高，逾懸壑兮非越”“等一連串的形容比喻，以之印證大王人的作品，我始終覺得形象還不是十分鮮明。

倒在嗣後張旭、懷素、山谷、趙佶、希哲、王鐸、傅山的狂草書中，體現的更為淋漓盡致。慶華的作品，無疑是體現這一用筆特色的又一體例。

這樣的用筆，根本上取決於書家精神氣勢的磅礴宏大，否則的話，就不可能取得相應的審美效果，但氣勢的大，並不等同於狂，盡管在許多情況下二者所給人的印象非常相近。慶華的草書，看上去似乎很張狂，很狂放不羈，但他的為人處世，卻非常謙和，彬彬有禮。這正說明他是一個有大胸襟的人，一個在書法、篆刻上下過兵繼續下著大功夫的人。胸襟是先天的，所以早在二十年前，他還是一個小青年時，便迥別於並世許多藝術青年的狂傲。功夫是後天的，用功愈強，則學問愈大，學問愈大，則謙

World 華藝術作品賞析

一齋先生的了一夢

海派著名藝術家徐慶華先生印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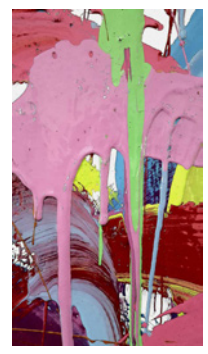
一直想寫一篇關於徐慶華先生的文章，但每提筆頓思，總覺無處下手，特別是當妳面對的是一位跨界並多產、多思的中青年藝術家時，當妳面對的是一位在藝術領域不停的在自我否定與否定中前行的實力派多元藝術家時，那種欲言又止的感覺會越發強烈的支配妳不要輕易去寫他，總擔心因自己的筆力不夠而產生歪論乃至誤人，只好一次次作罷。今因紐約《世界文化之旅》報劉樹春社長約稿，略陳徐慶華先生之藝術風格並印記，以饗廣大藝術愛好者。

一齋署名曉心胸，天賦其人淩雲誌。一齋是徐慶華先生常用署名，文而為齋，追古思源，把自己的藝術賦予到文化之內涵，去表求裏，徐先生對藝術的追求和心境，從一齋可窺壹斑。而前面的一，則是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中的一。道法自然，好的藝術作品本天成，相信徐先生每次創作與落款一齋名，站在文化的高度來俯瞰審視自己的作品，無論是篆刻、書法、繪畫還是陶藝，市場上、畫廊內其作品難覓的現象就不難理解了。坐擁一齋，不隨波逐流於國內藝術的江湖水，不落小圈子而固步自封，拒絕平庸，拒絕匠氣，著書立說幾十種本，在“一”中頓悟，在“一”中化境，在“一”中為自己的藝術生命不停的創新。一齋——徐慶華先生對自己藝術高度追求目標的真實寫照。

只問耕耘不問收獲，了一明確身後事（徐慶華，號了一）。平常戴一副雅致的眼鏡，喜著色彩分明的寬松休閑裝，中國美術學院書法博士，上海最年輕的書協副主席，談及書法藝術各朝代有名的碑帖如數家珍，再加凝重的表情常讓人憶及民國時的文人範兒。偶爾抽顆煙，很少見飲酒，為人謙和而豁達，愛用微信發布自己生活中的所見所聞，創作時自己都不知道時間跑哪了，工作到淩晨三四點是常有的事。近幾年開始泡在占地 200 畝、由老廠房改造而成的松江天工園創作室，休憩之余常從園中遊弋的群魚中發掘另類的線條和色彩，每次抓拍的群魚照都讓人感覺那就是一幅渾然天成的畫。行走街頭若發現路邊的樹木伸來可以養目達神的縱橫枝椏、微風吹皺的湖水蕩起連綿不斷的連漪，他都會舉起像機聚焦到藝術的線條美。這就是生活中的徐慶華，藝術即生活，生活即藝術，無時無刻不在用眼睛和心尋找屬於自己的藝術視角來發現美，體現美，進而創造美。篆刻時鏗鏘有力，節奏抑揚頓挫，別人是慢刀細雕，他則是快刀斬字，從不拖泥帶水，觀其篆刻是力與美的享受，也應了白石老人“篆刻乃痛快的事”語。在草書的法度浸淫幾十年， 經歷過狂草的大開與大合，而後內斂追求狂草的神韻，自創的書非書體所呈現的整體線條和布局一氣呵成，無形勝有形，無極似有極，如入迷宮但脈絡清晰縝密，讓人嘆為觀止。書非書，徐先生第一位把漢字完整的賦予線條，而後用純線條布局，跌宕起伏、章法犀利，給人書畫合一出神入化之感。其畫亦別具一番風格，用色大膽潑辣，畫面抽象變異，超越於常人的視線之外。陶藝則涉列各類瓷器和紫砂壺。這就是藝術上的徐慶華，壹身兼多元的藝術細胞，從不重復別人，更不重復自己。

“我看來，他將是當今海上書法篆刻界中青輩中眾望所歸的領軍人物，以他個人的成就，更以他服務的精神”（著名書畫評論家徐建融先生語）。“八千裏路雲和月”，“浪花淘盡英雄”，藝術奇人徐慶華，一齋遇到了一，在這缺少大師的時代，我們期待大師的誕生，相信這不是夢！

本報編委 孫國平 2016 年仲夏



XINGYAO 興交文化

華 大 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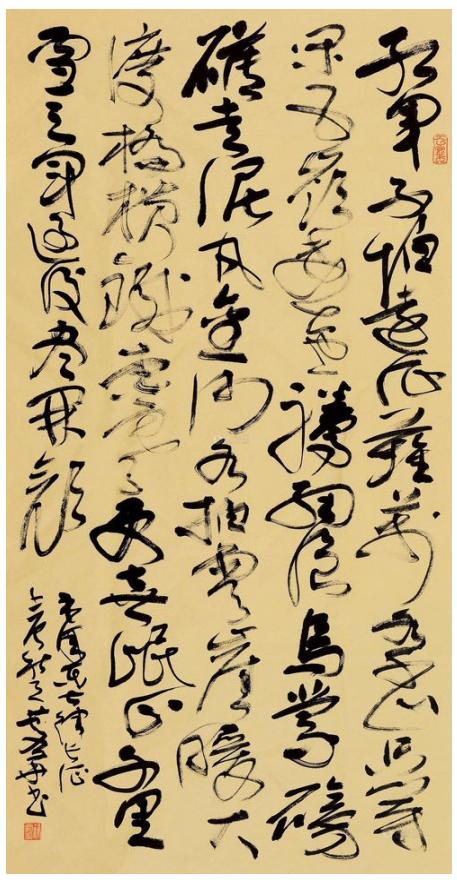
華先生書法

□ 徐建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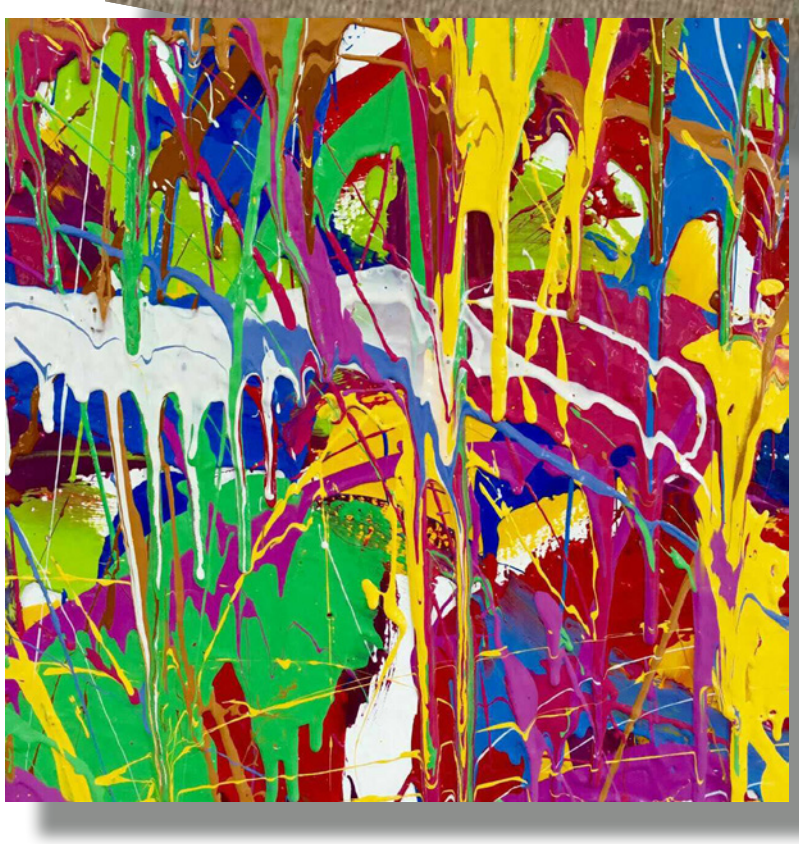
和愈甚，所以在有了如此成就，名聲和條件的今天，而是更謙和地為他人不斷地提供服務，提供交流、展示的平臺和機會。我看來，他將是當今海上書法篆刻界中青輩中眾望所歸的領軍人物，以他個人的成就，更以他服務的精神。王羲之超衛夫人《筆陳園》後，曾有以書家為將軍的比喻，但這裏的將軍僅僅是指書家個體創作時指揮紙、筆、墨、硯的縱橫揮斥。而慶華，不僅僅是只在個體創作時表現出馳騁筆陳的將軍氣概，更在服務三軍中表現出一呼百應的將軍風範。這樣的風範，正體現了他謙和的大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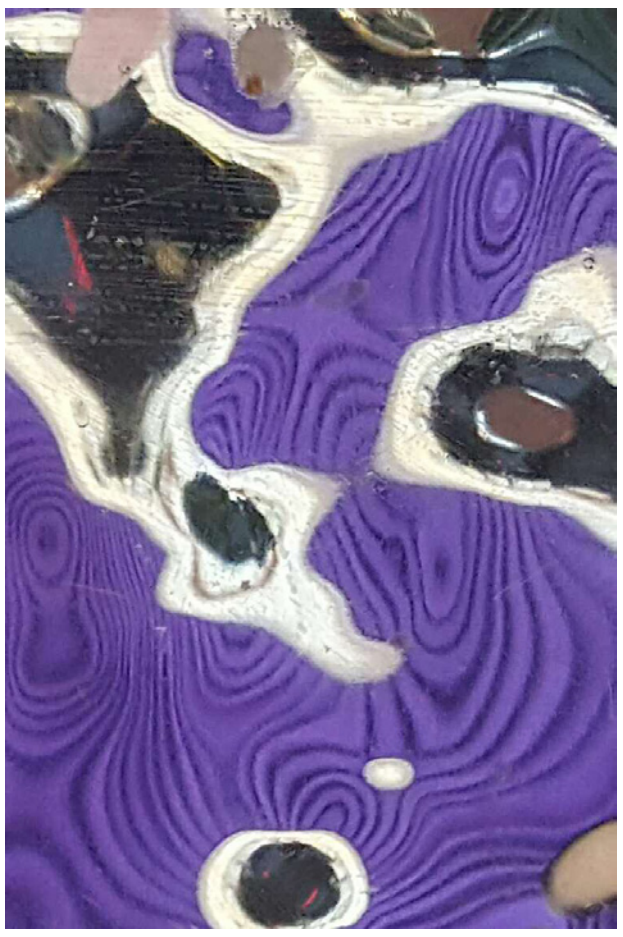
因為有如此謙和的大氣，所以，在其似乎很張狂，很狂放不羈的草書中，我們看到的是深靜，是法度森嚴。他的用筆是那樣的圓凝厚重，一點不見聲嘶力竭，劍拔弩張。他神閑氣定地驅使這樣俄筆墨，又以這樣的筆墨驅動結果、成行、滿幅，如鼓萬勇士而戰。輕重疾徐間，枯濕濃淡、聚密聚散的線條，組織成排山倒海的洶湧氣勢，龍蛇糾結，藤箱沈潛，既入木三分，又破壁欲飛，既吃得牢，又談得起。尤其是通過對西方現代藝術、抽象藝術的研求和借鑒，對單個的結果、整體的布局，在傳統的基礎上更有了一種全新的構成意識，以治三軍的氣度運筆陳，上錯下落，左顧右盼，變化萬千，指揮如意。在書家自足雍容淡定，在觀者真如驚心動魄。

在中國美學史上，向來有“陽剛之美”和“陰柔之美”的分別。但總體上，畢竟以“陰柔之美”為基調，在書法界更是如此。近十年來，中青年一輩中的優秀書家，一個又一個地湧現出來，引起我特別的關註。並專門稱之為“70 後現象”，同樣大多以“陰柔之美”擅長。陰柔的優美當然很好，尤其合乎我們現代的欣賞。但中華的崛起，盛世的大風，我們更需要陽剛的壯美來標舉。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我對慶華的草書包括他的篆刻，也就格外地有了一種傾慕的推崇。



現代藝術





傳承・創意

Inheritance & Innovation

浮雕作品

瓷器作品

徐慶華成名於篆刻和書法，然而，在他眼中藝術並沒有嚴格意義上的門類之分，所以，與生俱來的強烈好奇性驅使他時而繪畫、時而雕塑、時而瓷藝……到處自由地穿門，在這一次次跨界的交融中，他不斷地反觀自身，進行深層次的思考，從實踐中受到新的啟迪，碰撞出炫耀奪目的火花。徐慶華是一個有使命感的藝術家，如何讓現代人理解中國傳統書法的精髓和本質精神，是他常常思考和探索的一個課題。於是，他在書與非書之間，努力尋找著書法藝術在時境下的發展。因此，他的瓷藝創作可分二大類，一是具象即純書法，二是抽象即書非書。無論是具象，還是抽象，他沒有走一種簡單的“從形式到形式”套路，其運用的表現藝術語言的內在精神和元素，是紮根在中國傳統審美之中的。他把生命的情緒體驗作為藝術的訴說對象，多樣的藝術形式和內容，相互統一和諧，又互為補充，顯示了生命的力度和人文的深度。徐慶華多次強調：“傳統就是我前進道路上的加油站，有了這充足的能量，我才能走得更快更穩。”這就是他成功的睿智所在。

彭悠